

缩写本

卷中

大秦帝国

孙皓晖 / 著

作家出版社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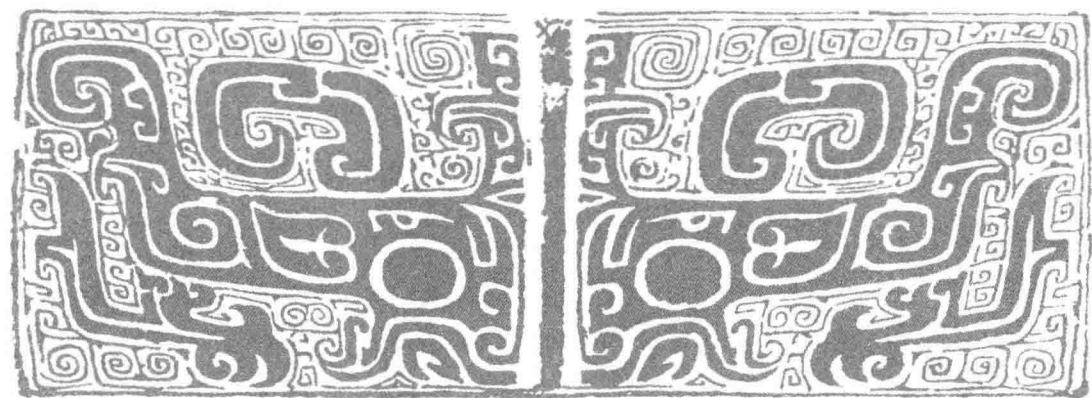
第三部 金戈铁马

第十九章 无妄九鼎	423
第二十章 艰危咸阳	444
第二十一章 鏖兵中原	464
第二十二章 冬战河内	498
第二十三章 江汉水战	518
第二十四章 远交近攻	534
第二十五章 对峙上党	548
第二十六章 长平大决	575
第二十七章 秦风低徊	614

第四部 阳谋春秋

第二十八章 暮政维艰	625
第二十九章 子楚还国	647
第三十章 流火迷离	675
第三十一章 风雨如晦	716
第三十二章 吕氏新政	729
第三十三章 合纵回光	776
第三十四章 仲父当国	791
第三十五章 嬴政平乱	835

第三部
金文
铁马



第十九章

无妄九鼎

一 秦军大举东进 千夫长白起崭露头角

启耕大典后，秦武王下令：攻克宜阳，打通三川，直下洛阳。

秦惠文王死后，纵横家张仪、上将军司马错^①同时离秦。山东六国情势立即发生重大变化：魏赵楚三国呼吁恢复合纵联军，封锁秦国于函谷关内。秦武王嬴荡大为愤怒，立即决意大军东出，派遣丞相兼领上将军的甘茂，统领十万大军直逼韩国。山东六国立即发动，除齐国之外，五国同时向韩国边境集结了十万大军，连同宜阳五万韩军，以魏国老将晋鄙为联军主将，决意要顶住秦军东进势头。

秦国大军兵临洛水，前军停止了推进。

甘茂正在疑惑，前军斥候飞马来报：“宜阳阵势异常，前将军请令缓攻。”甘茂愣怔片刻，催马来到前军，见主将白山正带着十几员大将在山头瞭望。甘茂下马急迫问：“白山将军，有何异常？”前军主将白山一拱手，将甘茂让到了最突出的山岩上：“上将军请看。”

甘茂遥遥望去，宜阳城头旗甲鲜明，城北铁山的西麓大营旌旗猎猎战马

^① 司马错在秦国之结局，史无详载。此结局为作者推理。

嘶鸣，东北河谷地带更是大营连绵不断。甘茂虽没打过大仗，也算得通晓兵家，心思敏捷，自然看出了其中奥妙，不禁皱眉：“莫非攻任何一处，必遭两面夹击？”白山思忖道：“正是。我若攻城，山麓韩军必来袭击侧翼背后；若先取山麓，必遭城内与河谷大军夹击；若直取河谷，则两支韩军必从背后掩杀。目下不能贸然攻城，需得一个万全打法。”这位在战场上威猛绝伦的前军大将，打仗从来不鲁莽从事。

“议出战法了？如何打？”甘茂显然有些着急。

“正在查勘，尚未计议，敢请上将军示下。”

白山本是一句职责所在的请示，甘茂却骤然满脸通红。身为上将军，战法谋略本应在出兵时了然于胸，并备细交代给领军大将。在秦军而言，从来没有出现过兵临城下尚无对策的尴尬局面。白山淡淡一问，十几员大将的目光齐刷刷聚到甘茂脸上，甘茂如何不感难堪？虽然如此，甘茂毕竟聪颖练达，勉力一笑道：“接掌三军，甘茂实是勉为其难。若一令出错而致败，甘茂领罪事小，大秦颜面何存？我等皆是为国效命，打仗还须诸位将军切实谋划才是。”一席话妥帖坦诚，将领们的目光也顿时温和了许多。白山大手一挥道：“三坨十五万，硬啜也行！都说话，如何打？”一群大将都皱着眉头相互观望，一时没人开口。

猛然，前军副将蒙骜一指山岩道：“白起，你看甚？来说说。”

山岩边伫立着一个敦实厚重的年轻千夫长，一尊石雕般独自凝目遥望，对身后的纷纭之声置若罔闻。听见蒙骜的声音，他才转身大步走了过来，向甘茂与白山拱手一礼从容开口：“白起以为：三营虽成虎势，但可一鼓下之。”

甘茂眼睛一亮：“哦？快说。”

白山淡淡一笑：“你小子胆大，我听听。”

“诸位请看，”白起指着遥遥可见的茫茫军营城堡，“敌军三营虽互成照应之势，然中间却有两道缝隙：宜阳城与铁山军营之间有一道流入洛水的小河，叫西渡水，河谷狭窄险峻；洛水东北的熊耳山双峦竞举，魏国将军晋鄙的大军救援宜阳的最近通道，只能是这双峦峡谷。末将斗胆直陈：兵分五路，三面开打，可一举攻下宜阳。”

一个千夫长能对面临地形如此熟悉，本来已经令人咋舌了，待“兵分五路，三面开打”一出，众将都是愕然沉默。一城两营加两道峡谷，正是五处。秦军十万人马要分作五路作战，显然是一场头绪繁多的高难大战。但凡将士，打仗都喜欢军令简单明确头绪少，若遇多头之战，必须有高明统帅全盘调度，否则很容易变成一场自相掣肘的混战。而今统帅，是军前赖众谋的

甘茂，谁敢指望他统一掌控战局？前军主将白山历来是领军力战的勇猛大将，从来没有运筹过全局大战。纵然五路筹划可行，居中调度不力也是枉然。将领们心念电闪，谁也不敢论可否。

白山目光一闪：“上将军，我看还是另谋战法了。”

“且慢。”甘茂大步跨前，盯住白起道，“你且说完。”

白起没有丝毫慌张，遥指山水营垒道：“第一路：三万步军开出双峦峡谷，列阵阻截晋鄙联军；第二路：步兵一万，夜晚从洛水上溯，潜入西渡水河谷，切断宜阳内外两营；第三路：五千精兵从双峦峡谷绕道铁山之后，夜袭铁山韩军；第四路：三万精锐铁骑在铁山之前原野上严阵以待，一旦韩军混乱拥出大营，便在旷野展开截杀；第五路：两万重甲步兵全力攻城。此战并无繁复关节，要害在同时发起，攻杀猛烈，不给敌手喘息之机。”

“只要各路准时到位，同时发起，余皆全力攻杀？”甘茂目光炯炯。

“上将军所言极是。”白起脆捷利落。

甘茂转过身来：“白山将军以为如何？”

白山沉吟一阵，扫了将领们一眼慨然拱手：“以我军战力，只要居中调度不出差错，此法可行。”甘茂一时雄心陡长高声道：“甘茂身为上将军，若在谋略议定之后尚不能调度全军，当真失职也！为使诸位将军放胆赴战，本上将军特简：千夫长白起晋升中军司马，誉议中军号令。”一言落点，众将向甘茂投来敬佩的目光，异口同声一嗓子：“上将军大明。”

白起慨然挺胸道：“白起请命自率本部千人，夜袭铁山韩军。”

“白起，你不做中军司马？”甘茂大为惊讶。

“回上将军：中军司马王龑才堪胜任，不须增添白起。”

“奇袭既要五千人马，何以自请一千？”

“回上将军：白起熟悉地形，部属八百铁鹰锐士，骑步皆精。”

甘茂听说白起一个千人队中有八百名铁鹰锐士，不禁大笑，转身对中军司马王龑一挥手：“传令三军扎营造饭，开掘壕沟设置鹿砦，聚将幕府大帐。”连珠发令，显然成竹在胸了。一阵悠扬的牛角号声，秦军在宜阳以西十里之外扎下了连绵营垒，一片紧张忙碌中炊烟袅袅大起。甘茂与二十多个将军秘密商讨了一个多时辰，终于将各种细节一一稳妥落实。

暮霭沉沉时，秦军便开始秘密移动。

五路军力中，白起一路最小，作用却最为关键——奇袭铁山韩军；既是发动宜阳夜战的实际号令，又是搅乱敌军全局的要害一击。夜袭成功，整个

宜阳之战就成功了一半。此时，白起千人队在一条山溪边整装完毕，沿着山溪流向隐蔽疾行；进入西渡水河道，再贴着河道两岸的山根向东北疾行十多里，进入了宜阳城与铁山之间的小峡谷；再沿小峡谷东岸山麓攀登而上，便到了铁山军营背后的北岭。宜阳城在洛水北岸^①，铁山在宜阳城外东北角，魏国晋鄙的十万大军在铁山东南的双峦之后；三大营向西形成一个扇形，铁山正在居中位置。白起一千人悄无声息地登上铁山北岭，右手宜阳联军，左手魏军，脚下韩军，对面秦军营垒遥遥在望，战场大势一目了然。

白起下令检查兵器甲冑，各百夫长齐报无误。白起立即下了第二道命令：“半支细香，小打尖。”在点燃完半支细香的时间内，迅速填补肚子以长劲力。一个多时辰的重装疾行，若能有时间啣下一块干饼夹一块酱牛肉，灌下半袋凉开水，对于这些食量惊人的猛士是最惬意的事。小打尖，就是这种临敌接战前的些许垫补，正在饱与不饱之间，猛士意犹未尽却又精神百倍。

打尖完毕收拾齐整，对面十多里之外的山头上两盏硕大军灯一明一灭，反复三次。这是中军信号：子时已到，开始战事。白起霍然起身，低声命令：“三路摸进，攻入营寨中央，各人立即举火。开。”两手一挥，左右两路散开队形向山下迅速地无声逼近。白起自领一个百人队，从中间地带插下，瞄着山根韩军大营扑去。

铁山军营驻扎着三万骑兵，领兵大将是韩国世族将领段弗成。白白见秦军开来扎营，段弗成立即做好了出战准备。一个时辰后传来上将军韩朋将令：“秦军畏我不敢出战，待我与晋鄙老将军会商之后再行定夺，无令不得妄动。”段弗成与部将们大大泄气，便各自回营休整歇息等候将令。及至入夜，不见韩朋将令，秦军又毫无动静，铁山骑营大是松弛了。段弗成与前来请令的部将们索性饮了一通酒，骂骂咧咧散去睡大觉了。正在酣梦之中，突闻杀声震天，段弗成一个激灵从军榻上滚了下来冲出幕府，只见大片火把从山顶压来在军营晃动，幕府外杀成了一片，四面山野一片战马嘶鸣，幕府军吏司马卫士一个不见人影。段弗成一身冷汗，反身进帐摘下长剑冲了出去，却见幕府大纛旗下十多个军吏卫士正被三个黑铁塔般的甲士逼得团团乱转。

段弗成大喝一声：“丢开缠斗！上马列阵！”

一个司马锐声急喊：“战马被秦军放火烧散了。”

段弗成急怒攻心，狂奔上发令高台，抓起一对大槌猛擂战鼓。鼓声大作

^① 战国时宜阳城在洛水北岸，是故得名，见《水经注》。今宜阳城在洛水南岸，在古宜阳东南。

之际，四面韩军一片呼啸，挣脱秦军缠斗向聚将鼓奔来。正在此时，一片火把狂飙般从山腰卷来，火把下正是白起亲自率领的威风凛凛的百人锐士队。

白起很清楚，一千人无论如何勇猛也不能将三万韩军骑士尽数歼灭，只有尽可能地擒杀大将，使韩军陷入全局性混乱。围绕这个目标，白起军令简单明确：烧马、杀将、搅乱各寨。分兵攻法也主次分明：一个百人队袭击马厩，一个百人队袭杀大将，其余八个百人队一律以“什”为单元，分作八十个小队同时袭击主要军帐。如此一来，韩军举凡千夫长以上的将军营垒，以及马厩粮草，几乎在同一时间起火受袭，相互不能为援，一时大为混乱。

白起百人队身负擒杀大将重任，没有一路酣战。潜入铁山军营后，一直隐蔽在中军幕府后的嶙峋山石中。白起要在举火袭击后，诱出幕府将士，确认主将段弗成而后一举击杀。白起思虑周密，深恐主将不在幕府而轻易出击，最有威力的第一波猛攻便要空耗。及至段弗成奔上土台击鼓聚将，白起立即确认了主将，骤然举火全力杀出。此时恰逢四面乱军奔来，脚步隆隆势如潮水，白起大喝一声：“九什挡外！一什断后！”飞身直取高大鼓架下的段弗成。

正在击鼓的段弗成不及细思，双手鼓槌流星砸出，接着长剑在手迎面直刺。对面黑鹰不闪不避，一对鼓槌砸在铁甲之上直飞夜空。段弗成长剑堪堪伸直，便听一声金铁大响，长剑脱手飞出，迎面一道雪亮剑光闪电般“噗”地透胸穿过。段弗成尚未喊出一声“好快”，已经鲜血喷涌倒地身亡。白起一剑割下段弗成头颅，大喝一声：“段弗成首级在此——”一颗血淋淋的人头飞掷了出去。四面拥来的韩军尚未与将台前的铁鹰锐士交手，便见一颗人头凌空飞来，火把之下，段弗成的长须白面清晰可辨。一个韩军将领一声嘶喊：“将军战死！杀出山前！”

韩军一片呼啸，又潮水般卷了回去，没有马匹的便跟在马后崩溃而去。白起一声大喝：“收队！双峦峡谷！”千人队迅速回卷，从山后向阻截晋鄙大军的熊耳山双峦峰疾行而来。

天亮时分，铁山韩军三万骑兵全部被歼，宜阳两万守城步兵献城投降，韩国上将军韩朋在西渡水河谷被秦军活擒。魏国晋鄙大军在双峦峡谷前遭遇秦军三万步兵的强硬抗击，丢下了两万多具尸体，不能越雷池半步。红日东出，看着遍野尸体，看着宜阳城头黑色的“秦”字大旗，晋鄙咬牙切齿地一劈令旗，撤军回了魏国。兴奋之余，甘茂破例在宜阳城外大宴三军将士，同时飞骑上书咸阳，请秦武王驾临宜阳，东进周室。

二 萧疏洛阳 秦武王悔意东出

旬日之后，秦武王在六千王室禁军护卫下抵达孟津渡口。

甘茂亲率众将乘大舟横渡北岸迎来。浏览完甘茂递上的《军功册》，秦武王大是振作，站在辎车上宣布了三道王书：擢升白山为咸阳令，立即还都镇守咸都城防；擢升白起为前军副将，代行前军主将职权；其余有功将士尽皆按照《军功册》晋爵加职。王书一下，三军欢呼，人人振奋。当晚庆功大宴后，秦武王与甘茂计议斟酌，立派白山率领五万大军从函谷关返回秦国，大军留驻蓝田大营，白山径回咸阳赴任；留下的五万大军，由前军副将白起辅助上将军甘茂统辖节制，实际将具体号令权交给了白起。

清晨卯时，太阳刚刚爬上宜阳城头，秦武王君臣嫔妃禁军将士万余人乘坐百余条大船渡过孟津，在大河南岸会齐五万大军，列开大阵向洛阳浩浩压来。大军推进两个时辰后，洛阳王城遥遥在望。极目看去，一座硕大孤城矗立在春日夕阳之下，满目荒凉一片萧疏，田野里没有农夫，官道上没有车马，既没有秦武王想象的游人踏青春歌互答的王畿国风，更没有商旅仕宦辐辏云集的繁华。在秦武王的三川大梦里，洛阳王室是天下文明渊薮，是金碧辉煌光焰万丈的殿堂，纵然军力不济，财富风华仍当是天上仙境。如今看着王城破败若此，一片冰凉骤然渗透了身心。看着城外大亭下一片暗淡的红色人群，秦武王连询问的兴趣都没有了。瞄着一片破败的王室仪仗，听着有气无力的颂歌，秦武王心下一片茫然。

郊迎司礼大臣一声长宣：“秦王入城——”

秦武王恍然醒悟，略一思忖下令：“大军驻扎城外，明日清晨入城。”前来郊迎的周室太师颜率不禁愕然，转念间又大感宽慰：“老夫即行入城，奏请天子犒赏三军。”秦武王马鞭敲着战车极为不耐道：“甚个犒赏？不必聒噪，明日迎候。”甘茂对秦武王秉性知之甚深，转身对白起下令：“大军就地扎营。”白起早已将四周地形看得分明，令旗一摆：“四面扎营，拱卫幕府王帐。”五万铁骑立即按照部伍沓沓分开扎营，将秦武王的幕府王帐拱卫在中央地带，片刻之后炊烟四面升起，营地进入了秩序井然的夜营防守。

秦武王一夜没有安宁，辗转反侧，总是抹不去一个突然浮现的念头——洛阳之行得不偿失。洛阳三川这般索然无味，自己却当作第一件大事来做，逼得六国恢复了合纵，且落得个“同源相残，非王非礼”的恶名。秦国负此

恶名，却一无所得。秦武王第一次隐隐约约地觉到了自己的鲁莽，觉到了父王与张仪的老辣——放着近在咫尺的洛阳王城就是不理，只全力以赴地与中原战国斡旋。那时候，自己对张仪的一力连横是蔑视的，有秦国熊罴锐士二十万，放开手脚从函谷关外排头杀去，三年内定然尽灭天下，何须来回扯锯？目下想来，似乎哪里不妥。不说别的，洛阳一班师，他便要面临与六国合纵开打的局面，从宜阳之战看，若非白起提出的奇袭方略，战胜六国联军绝非易事。

想着想着，秦武王有些埋怨甘茂了：一个丞相兼领上将军，如何不能提出更高明的方略，而只顺着君王心意来？看来，必须在洛阳有所收获，可收获个甚也？洛阳有甚？

红日初升，颜率率领周室老少群臣出城迎接。

甘茂赶来请令如何进城，秦武王第一次发问：“丞相以为如何进城？”甘茂拱手答道：“扬我军威，大军开进。”秦武王却意外下令：“大军驻扎城外，大臣嫔妃将领并一千铁骑入城。”甘茂略一愣怔，大步去了。片刻之后，白起亲率本部千人队护卫着秦武王车驾，辚辚隆隆地开进了洛阳。大型青铜战车隆隆碾过长街，零落匆忙的国人连忙哗然闪开。秦武王轻蔑地冷笑着，脚下一踩，大型战车抛下颜率一行，径自隆隆冲进了王城幽深的门洞。

洛阳王城，历经春秋战国数百年沧桑，一片荒凉破败。

高高的宫墙殿脊遮住了明媚的春光，层层叠叠的宫殿楼宇如高山峡谷，使方方庭院都笼罩在深深的幽暗之中。秦武王一抬头，只有头顶一方蓝天白云悬在宫殿峡谷之上。正殿广场的大青砖缝隙里荒草摇曳，雄伟的九鼎默然矗立，时有鸦雀从大鼎耳的巢中飞出，盘旋飞舞啾啾鸣叫，使沉寂的宫城如同深山幽谷。

秦武王正在继续着昨夜的失落感慨，却闻一阵乐声，一队王室仪仗从东边偏殿缓缓拥出。后边匆匆赶来的老太师颜率一声高诵：“天子驾临！秦王觐见——”宣声落点，一个身披大红金丝斗篷、头戴六寸红玉冠的少年从仪仗中央走了出来。

秦武王心知，这是新近即位的周王，却只在战车上一拱手高声道：“秦王嬴荡，拜会周王。”完全没有觐见天子的礼仪，在周礼中是大大的僭越。少年周王浑然不觉，照样一拱手：“秦王远方贵客，光临洛阳，不胜荣幸。”秦武王见少年天子还算通达，不再做大，飞身跳下战车深深一躬：“嬴荡叨扰天子，幸勿怪罪。”

少年周王勉力一笑：“周秦同宗，情如手足。秦王远来，王室当设宴洗

尘。请入大殿。”颜率为免难堪，抢先一步高声道：“老夫为秦王导引，请。”领着秦武王向东偏殿而来。

殿中酒宴原已备好，秦武王一瞄座席位次，径自大步向并列的主案走去。身后的少年周王一脸苦涩笑容，平静地走到了另一张主案前：“秦王请入座。”秦武王高声大气道：“王城酒宴，生平所愿也，多谢周王。”周王淡淡笑道：“宾主之礼，何须言谢？”

一时双方坐定。秦武王带来了十六名嫔妃，全是没有见识过洛阳王城的西部女子。她们五彩缤纷地在秦武王身后排开一片大案，似笑非笑地注视着案上粗简的酒菜，盈盈轻笑中充满鄙夷的神色。在周室君臣看来，成群嫔妃是根本不能在邦交大宴中就座的，更不要说一片嬉笑了。然则时也势也，面对秦武王这等视礼仪为粪土的强悍君主，面对这些缺少王化的西部女子，周室君臣无可奈何，只有尴尬地陪坐了。一时人人面红过耳，座中没有一丝迎宾喜气。

红衣司礼大臣一声高宣：“为秦王洗尘！奏乐——”

随着悠扬的大雅乐声，周室君臣方才松泛了一些。少年周王举起了青铜大爵：“诸位同干此爵，为秦王接风洗尘。”周室臣众按着礼制跟着一颂：“秦王康健，再建大功。”秦国大臣将领与嫔妃却是一声高呼：“秦王万岁！干！”一片轰鸣雀鸦惊飞。周室臣众面面相觑，举着大铜爵不知如何应对了。

秦武王举着酒爵哈哈大笑：“老秦人粗朴少文，来，干了便是。”也不向身边天子道谢，径自一饮而尽。秦国将领大臣与嫔妃也是齐喊一声“干”，一片汨汨声中人人空爵。周室臣众却看着少年天子慢慢饮尽，方才默默啜干，双方毫不搭调。秦武王啧啧咂摸，大是摇头：“洛阳王室，天子之酒，怎这般薄寡无味？两方冷猪肉，有甚啜头？洛阳天子当真破败若此？”太师颜率忙拱手赔笑：“秦王明鉴：周室素无土地民众治权，百余年来，诸侯贡品日渐渐绝，王室赋税连日常支用尚且难以维持也。”众臣面红耳赤。少年周王一声长叹，一时泪水盈眶。

“咻”的一声，秦武王拍案高声道：“如此天子，有甚个当头。来人，搬出本王带来的大秦酒，再搬出军食牛羊鹿熊肉，大啜痛饮！”话音落点，白起霍然起身出殿。片刻间一队兵士鱼贯而入，搬来五十个黑色大坛，每个大坛上贴一方红布，一个大大的秦字赫然入目。又有一队兵士鱼贯而入，捧进大盘酱色干肉，每案一盘，浓郁的肉香顿时弥漫开来。秦武王大笑道：“西岐风味，请天子品尝。”

少年周王浑身一颤，泣不成声。

西岐本是周人发祥之地，凤鸣岐山的故事，更是周人永远的祥瑞。当年周人感念秦人再造大恩，将全部故土封给了秦人，自己东迁洛阳；本以为周秦同源相互扶持，不想三百年后人非，秦成强横大宾，周成奄奄一息。睹物思情，这位聪慧刚强的少年天子，如何不感慨唏嘘。秦武王一阵愣怔，显出罕见的宽和，拱手笑道：“嬴荡鲁莽，天子恕罪了。”

少年天子勉力一笑：“美味在前，秦王请。”

“天子不扫兴。好。来，开啣。”秦武王大笑着下令。

大殿内外顿时热闹起来。秦国大臣将领与嫔妃，无一例外地撸起大袖上手，大块啣肉，大爵饮酒，稀里呼噜狼吞虎咽，谁也不去计较吃相礼仪。秦军多猛士，食量特大，犹以秦武王与孟贲、乌获三人为最。秦武王每顿必啣干肉六七斤、大面饼五六个、烈酒一两坛。只因昨夜卧榻不宁，秦武王早晨军食无心下咽，正要在王城大宴中补回来。在他想来，洛阳天子再穷酸，大肉美酒总是有的，总不至于连饭食也拿不上台面。谁想周人历来简朴，与享受成习的殷商恰是两端。周天子大宴中看不中吃：一案两鼎，一鼎事先蒸煮好的方肉，一鼎藿菜炖羊骨，合起来也没有一斤肉；且因事先准备，端上案来已是冷猪肉了，如何让秦武王这般饕餮猛士痛快淋漓？大军征战，饱食第一，亏甚也不能亏了将士肚腹。一国君主如秦武王者，自身是饕餮力士，自然对行军征战之军食分外看重。

周室君臣们拘谨一阵，也开始了放任吃喝。毕竟，无论你是天子大臣还是一介布衣，吃饱总是最要紧的。天子大宴也确实是无物可上，府库短缺是谁也没有办法的。在座君臣除了东周公与西周公^①说得上锦衣玉食之外，大约谁都不敢说自己能比秦军兵士吃得好。今日秦王虽然大违礼仪，也是战国弱肉强食大势使然，只要不灭周室便不能认真计较，不吃自讨无趣，何如大吃？

三 欲伸军威 秦武王举鼎暴亡

殿外广场，一千骑士也在享用着大餐。

白起破例下令：每人可饮一碗酒，并准许在就近宫殿观瞻游走，以示庆贺。秦军将士们大是兴奋，以军中猛士特有的速度迅速饱餐一顿，立即三五

^① 西周公：春秋周考王将其弟封于河南，史称西周公；西周两代后（惠公）又将其子封于巩地，史称东周或成周，后占据洛阳；战国中期东西两周分治周室王畿，周赧王“迁天子都”于西周地。

成群地在王城看起了稀奇。这些平民子弟大多生于山乡，常年驻扎军营驰驱战场，对洛阳王城这样的天下第一大都，平日连想也不敢想。一番喧嚷游走，最后自然地围拢在九鼎之前啧啧评点，认为唯有这天下独一无二的九鼎是咸阳没有的，惊喜呼喝毫不掩饰。

秦武王一阵大啜痛饮，脸红耳热之际，听见殿外军士品评九鼎的惊喜喧哗，一拱手道：“敢问周王，九鼎神器几多重？”少年周王目光一闪笑了：“问鼎中原者不知几多？只是，谁也不知九鼎重量。”秦武王大笑：“是么？那便试试，走，出去看看。”一群嫔妃一片欢笑，簇拥着秦武王出了大殿。

少年周王并一班大臣也跟在秦武王后边，来到九鼎之前。

九鼎在中央大殿前排成两列：左右各四鼎，大殿前方正中一鼎自然形成朝臣上殿时的分道标志。王城虽然破败，九鼎的气势丝毫未减，纵是铜锈斑驳，反在破败荒凉中显出一种亘古峥嵘。每座大鼎均矗立在三尺多高的石龟底座上，巍巍然丈余之高，仰视而上，鼎中是苍黄泛绿的摇曳荒草，仿佛岁月的苍苍白发。

秦武王心中一动，一个念头突然浮现：搬回九鼎，岂非进军洛阳的最大战果？九鼎是天下王权神器，秦得九鼎，既可大伸军威，又可宣示天命所归；既可激励秦人，又可震慑天下；如此，大军东出，便可对秦国朝野与天下列国有个正当说法了。一时，秦武王很是满意这个临机谋划。

“敢问老老师，九鼎原本周室之物？”秦武王转过身来一脸嘲讽。

颜率一阵思忖解说道：“九鼎，乃夏禹王收取九州贡金，各铸一鼎所成。每州之鼎，刻有本州山川形势，及田土贡赋数目。鼎足、鼎耳均有上古龙形文字，是称九龙神鼎。夏传商，商传周，虽是镇国神器，也是天命攸归。”

孟贲打雷般插问：“大鼎究竟多重？”

颜率皱起了两道白眉，又勉力一笑：“九鼎宏大，无可秤量，史亦无载，谁也不知重量。武王灭商，从朝歌运到镐京；平王东迁，从镐京运到洛阳；皆因无车可以载此重物，均用兵卒徒步拉运。国史记载：每鼎九万人牵挽。老臣测算，一鼎大约千钧之重，万余斤也。”众人惊讶肃然，兵士们也是一片惊叹。

秦武王不动声色：“雍州之鼎何在？”颜率指点道：“中央大鼎乃豫州之鼎，中原之鼎也。东边四鼎是徐、扬、青、兖四州；西边四鼎是荆、梁、雍、冀四州。”一指右手第三鼎，“那座是雍州鼎。”

秦武王没有说话，大步走了过去。

雍州大鼎巍然矗立在三尺高的石龟底座上。鼎身铜锈斑斑，三只粗大的

鼎足已有厚厚一层绿锈，鼎身一个巨大的上古“雍”字与山川线条中的大河东折形，尚隐约可辨。秦武王专注地盯着“雍”字，伸手轻轻抚摸着凸出的字形喃喃念叨：“雍鼎者，秦鼎也。雍鼎呵雍鼎，在这里守了七八百年，该带着你等九鼎回故土了，该做大秦之王权神器了。回到咸阳，你立在中央……”突然一阵狂放大笑，秦武王用力拍打鼎身，“本王，要将九鼎搬回咸阳！”秦国将士群臣骤然高呼：“秦王万岁！”“九鼎归秦！”

周室群臣大是惊慌，一时无人说话。

少年周王淡然笑道：“秦王想搬就搬了。周秦同宗，咸阳洛阳原本一样。”秦武王傲慢一笑，对周室君臣如何说法毫不在意，一挥手道：“孟贲乌获，五年前本王与你两人较力，惜乎无可比之物。目下九鼎在此，谁能举起，爵升护鼎君！”

此言一出，秦国大臣将领与一群嫔妃人人兴奋不已，有几个胡女嫔妃尖声叫了起来。只有白起微微皱起了眉头，向孟贲乌获投去一个制止眼神。孟贲、乌获但遇较力就兴奋得毛孔大张，如何还看得见白起眼神？闻声雷鸣齐应。

“谁先上？”秦武王悠然一笑。

“我先来。”乌获憨厚应答一声，绕着雍州大鼎抓耳挠腮，“好大物事，如何下手？”孟贲也兴奋不已地跟着转了两圈：“鼎脚。我擂鼓助威。”乌获用手拍拍大鼎笑道：“雍州老家鼎，给点脸面了。”孟贲已经飞步九鼎广场西北角的王城鼓楼上，大喊一声：“擂鼓举鼎！”双手大木槌雨点般猛击，沉重密集的牛皮大鼓声在王城骤然响起，回音相合，震耳欲聋。

乌获半蹲庞大身躯，双手抓牢两只鼎足，全身紧偎大鼎，大喝一声“起”，大鼎纹丝不动。乌获面色涨红大汗如豆，再度大喝一声，拼尽全力想提起鼎足，一发力两臂发抖大腿发抖面色骤然血红。突然一声闷哼，乌获滚下了石龟底座，一股鲜血箭一般从口中喷出，身子软软地倒在了地上。

“乌获！”鼓声戛然而止，孟贲一声嘶吼哭喊，凌空飞下扑到乌获身上。面色惨白的乌获向孟贲一咧嘴，未及笑出，也没有说一句话，便瞪直了铜铃大的眼睛。人群一片慌乱，嫔妃们几乎是齐齐一声尖叫。秦武王脸色铁青，大喝一声：“孟贲！害怕了？”

孟贲跳起，雷鸣般大吼一声冲向大鼎，深邃的宫殿峡谷中发出滚滚轰雷般的共鸣。甘茂挺身站到大鼎前，手中令旗往下一劈，秦军仪仗大鼓与牛角军号骤然响起，气势如战场冲锋厮杀。嫔妃们立即噤声，惴惴不安地瞪大了波光盈盈的眼睛。秦国铁甲骑士们士气大振，高举刀矛齐声呐喊：“勇士孟贲！神力无边！”秦武王冷冷凝视着大鼎，腮边肌肉一阵抽搐。周室群臣不

知是祸是福，围绕少年周王与颜率挤成了一圈，乐师侍女紧张得忘记了各自操持，木桩一般钉在了原地。

孟贲冲上了雍州鼎的石龟底座，将黑色绣金斗篷一把扒下扔掉，又三两下将精铁甲冑褪去，全身上下唯余一片包身小布，赤身站立，全身黑毛，几乎与鼎耳等高，威武雄猛的气概引起秦兵一阵狂热欢呼。秦武王捧起一坛秦酒大步走到鼎前：“孟贲，扬我国威，更待何时！”孟贲双手接过酒坛，眼含热泪：“臣一介武士，得有今日，死不足惜！”将一坛秦酒掀起，长鲸饮川一气吞干，右手甩出，大酒坛“啪”地碎在了广场中央。

大鼓号角再次响起。孟贲跨开马步，两只粗长黝黑的胳膊伸出，大手牢牢抓定雍州鼎的两只鼎足。全场屏息中，一声大吼响彻王城，孟贲全身肌肉如巨大石块崩紧凸显，雄伟的雍州大鼎骤然被拔起于基座，升离地面数寸。眼见鼎身微微晃动，秦国甲士一片呐喊，秦武王脸上荡开一片微笑，周室君臣脸上却淌下了豆大的汗珠。

倏忽之间，孟贲巨大的身躯拼命挺直，块垒重叠的大肌上汗水喷泉般涌出。全场静得如同深山幽谷，唯闻孟贲骨节发出“喀喀”闷响。孟贲双眼凸出，眼珠血红，全身黑毛笔直伸长，状如狰狞巨兽……在这刹那之间，突然一声滚雷般惨号，孟贲两只大手从肘部“咔嚓”断裂，庞大的身躯飞到了空中，眼珠宛如两颗红色弹丸弹上天空！那庞大的躯体弹开数丈，直飞王钟，击出一声令人心悸的巨大轰鸣。

再看雍州大鼎，两只血淋淋的手臂依然抠在鼎足，汨汨鲜血从断肘流向石龟，雍州大鼎在血泊中冰冷地矗立，几只乌鸦从鼎耳巢中“呱”地飞出，一片怪诞神秘立时在广场弥漫开来。全场惊骇愕然，周、秦两方的宫女嫔妃都不约而同地用大袖捂住了嘴巴，既不敢出声，更不敢呕吐。

“孟贲——！”

秦武王大吼一声，扑到了鲜血淋漓的残缺尸体上。良久默然，秦武王抱起孟贲，面色冷酷地缓缓走向雍州大鼎，将孟贲尸体平放到鼎前，愤然挺身怒吼：“孟贲不要死！本王为你报仇！为大秦举鼎扬威！”他解下绣金斗篷单手一甩，斗篷如同展翼的黑色大鹰，竟平展展飞到“秦”字大旗的旗枪之上。

大臣将领嫔妃们猛然醒悟，顿时乱了阵脚。丞相甘茂大喊一声“毋得造次”，扑上抱住了秦武王双腿：“我王不能冒此大险！”大臣嫔妃们一齐拥过来跪倒：“我王万乘之躯，不可涉险！”一直大皱眉头的白起奋力挤到大鼎前，锵然躬身道：“臣启我王：一国之威在举国合力，不在匹夫之勇。大王纵